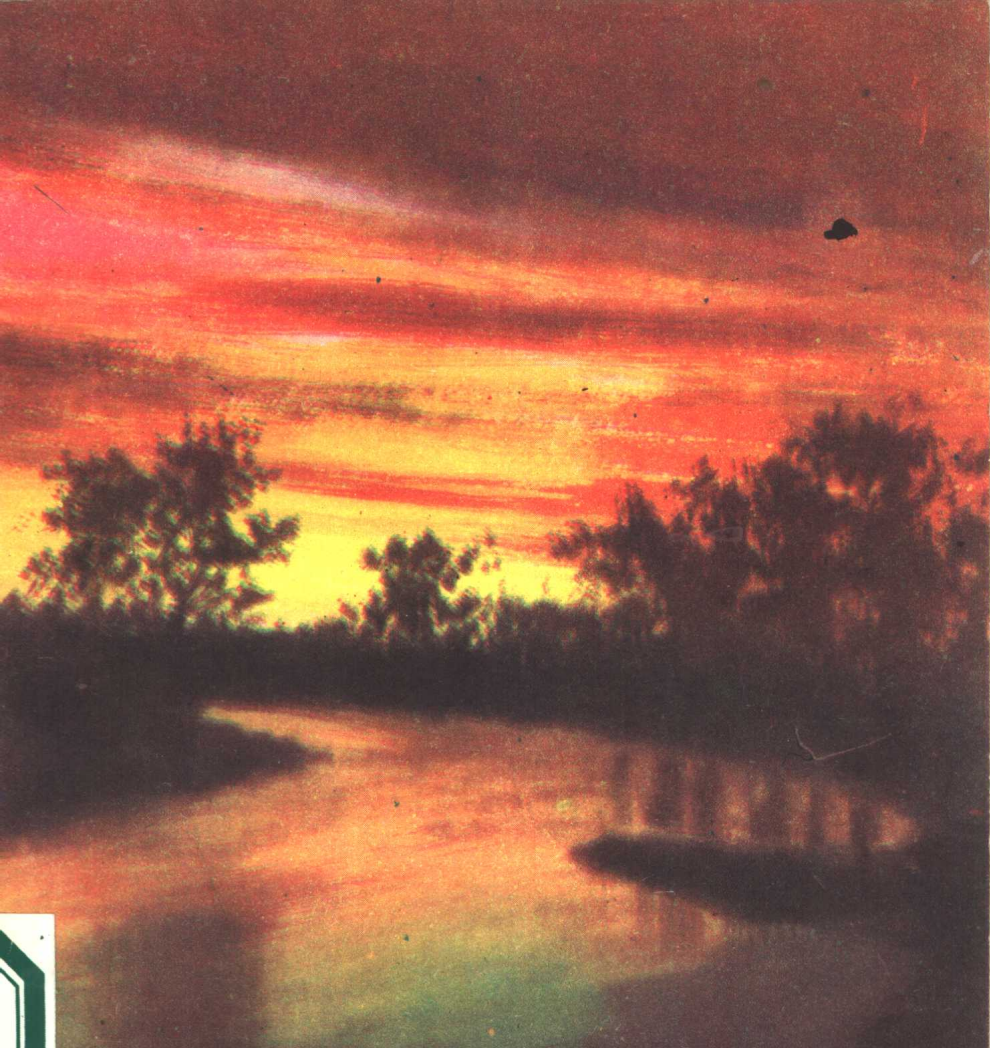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醒来是早晨

(报告文学集)



醒来是早晨

(报告文学集)

王鼎诰 丁长镜 编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醒来是早晨

(报告文学集)

王鼎浩 丁长铨等著

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徐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.75 字数123,000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7,650册

书号: 7351·284 定价: 0.75元

责任编辑 朱述宾

出 版 说 明

一、本书是一部反映党的劳教、劳改政策新胜利的报告文学集。作者以比较生动的笔调，真实地介绍了十二位“金不换”的人物。他们过去都失过足，掉过队，通过“特殊学校”的净化，回到社会以后，在改革的浪潮推涌下，为“四化”作出了贡献。有的在发展商品生产中，成了新一代的农民实业家；有的是劳改战线生产技术上的佼佼者——工程师；有的被授予“新长征突击手”等光荣称号；有的还光荣的入了团，入了党。他们认罪服法，一般都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；他们回到社会后，一般也有一个从彷徨、苦闷到冲破世俗偏见、积极投身四化建设的过程。因此，这本书对于失足者和后进青年来说，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；对于从事公安、司法、劳改工作的干部，如何对失足者和后进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，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。

二、书中搜集的文章主题鲜明，生活气息较浓，可读性较强，而且都是写的真人真事。但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发表时大多将真名略去。

一九八六年二月

目 录

欲问春信息，已在花枝头

——《醒来是早晨》序…………… 董正三(1)

醒来是早晨…………… 王鼎浩(4)

珍珠树

——记柴子顺的“发迹”史…………… 谷跃先 张生仁(28)

新生者的追求…………… 宋新国(44)

走出昨日的泥泞

——来自少管所的报告…………… 丁杏华 董连生(59)

他走上了光明之路…………… 丁长镜(71)

生活变奏曲…………… 李 奇(85)

在“V”字形的道路上

——湾山煤矿电机工程师章换文的足迹…………… 王鼎浩(106)

春的呼唤…………… 张建秋(121)

新枝着春意…………… 王鼎浩(132)

他有了幸福的家…………… 丁长镜(147)

老父被打伤以后…………… 张建秋(164)

他真正爱上了人生…………… 潘君明(174)

欲问春信息 已在花枝头

——《醒来是早晨》序

古人曰：“一失足成千古恨。”在逝去的漫长岁月里，多少失足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当他们悔悟以往的时候，却得不到弥补前愆的机会，只能在世人的鄙夷和嘲讽中饱受煎熬，发出“一日行窃，终身是贼”。“一入绿林，难进佛门”的叹息。

然而，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，却给失足者带来了希望。尤其是在伟大变革的时代，我们在劳改、劳教工作中坚持“改造第一，生产第二”和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的方针，使得许许多多曾经掉过队、失过足的浪子，通过改造人、造就人的“特殊学校”，得到了新生。他们回到社会后，在改革的春潮推涌下，以崭新的姿态，阔步在新长征路上，积极为四化作出贡献。其中，有的成了新时代工农业战线的改革者、企业家，有的被授予“新长征突击手”的光荣称号，有的还入了团，入了党，成为“金不换”的人物。

本文选编的就是这样一批“回头浪子”的事迹，以报告文学的形式，记载了他们走上新生的足迹。他们虽然称不上是干出了惊天动地英雄业绩的先进模范，但却堪称失足者新生的路标。字里行间，给人们揭示出人世间的种种真缔

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跌了眼头，犯了罪，有过过错，

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己？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作出正确的回答。这本书里的主人公会告诉你，正确的答案是：认罪服法，是重新做人的先决条件，没有这个条件，就很难向新人转化，在改造期间坚信党的政策，就能敲响新生的大门，重新投入祖国和人民的怀抱。

悔悟者走出“大墙”，不会一迈步就能得到鲜花和掌声。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还会有种种障碍，这是严峻的现实对他们新的考验。这本书里的主人公会告诉你：只有做生活的强者，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自己有了转变的行动，对人民的事业作出了贡献，才能改变人们的看法。自惭形秽，不如跃进水潭洗心革面；惋惜残月将逝，不如知耻奋进，张开双臂去搏斗余生。

他们的新生给人们一个启示：一个人跌了跤并不可怕，真正可怕的倒是没有站起来的勇气，对人生失去了希望和信念。一个人被判刑蹲牢，并非前途终身葬送。还记得那个古老的凤凰更生的故事吗？那只浑身污秽的老凤凰，毅然衔集香木，引火自焚，在烈火中变为一只纯洁、美丽的新凤凰。这种勇于燃去罪恶的旧我，与旧我作殊死搏斗的精神，值得人们赞颂。

对待失足者，千万不要给予唾沫、咒骂和歧视，要向陷入泥淖中的不幸者及时伸出热情挽救之手。这是他们的新生给人们的又一个启示。

这本集子定名为《醒来是早晨》，意在祝愿醒来的人们更加珍惜这不易的晨光，精神焕发地去谱写自己新的历史；也在呼唤一些尚在梦中的人，赶快醒来吧，勇敢地告别昨天，

明天，将会是花漫枝头的春天！

董正三

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

注：序言作者系江苏省司法厅副厅长兼省劳改工作管理局局长

醒来是早晨

王鼎诰

一个人从错误中醒来，就会以新的力量
走向真理。

——歌德

在那尘烟滚滚、亿万脚步前进的新长征路上——

他，十三年前在万人公审大会上，五花大绑游行示众的“盗窃犯”，经过“特殊学校”的净化，走上社会没几年，被团中央授予“全国新长征突击手”的光荣称号。县委书记多次登门，省长亲切接见。仅两年时间，全国各地写给他的信就有两万多封。为了回信，他把全村的“秀才”都动员起来，足足花了四个星期时间。这些来信，有的是千里寄鸿祝贺他新生，有的是万里投书向他求教技术，还有的是多情姑娘向他的求爱……

“盗窃犯”、“全国新长征突击手”这是两个荣辱截然不同的概念，竟奇迹般地在他身上转化！

他，是谁呢？他叫杨凯羽。

（一）

一九七二年的寒冬，西北风夹带着砂粒，横扫着宿迁大地，这个昔日西楚霸王挥戈起义的故乡。今天，万头攒动的广

场上，高音喇叭在房顶上、树杈上撕破喉咙似的喊叫着，凶神恶煞的“文攻武卫”押着一个光头的青年走上审判台。群众惊恐的眼神里蒙上一层薄薄的迷茫：他，不就是那个没爹没娘的浪荡儿吗？

时间的流逝，没能冲掉人们刀砍斧凿的记忆。

一九六八年深秋的一天寒夜，一轮冷月凄然躲进了云层，似乎不忍看这灾难的人间。

耿东公社徐扬大队一座低矮的茅棚里，传出了悲戚的哭泣声，一位骨瘦如柴的中年妇女直挺挺地躺着。她喘着粗气，一双灰色的眼睛，吃力地微微一睁，就紧紧地闭上了。她终于离开了这个破烂不堪的家，撇下了杨凯羽这个苦命的独苗苗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，你不能死，我还没有大啦！”这充满稚气的痛哭声，在萧索的秋风中，是那样的凄楚，是那样的撕人心肺！

十来岁的杨凯羽扒在妈妈僵硬的尸体上，使劲地摇着，摇着。可是，他妈妈再也没有醒来……

他才十二岁，不能没有妈妈。妈妈是他相依为命的唯一亲人！然而，无情的饥饿和病魔象狠心的阎王，用红笔勾走了他的妈妈！

他的命太苦了！尚未抹去爸爸去世带来的泪花，紧接着又经受了妈妈去世的沉重打击。没爹没娘，命运叫这个十多岁的孩子过早地颠簸在崎岖的人生道上！现在，他只有去投靠那个穷得揭不开锅的大伯了。

那年头哪是人过的日子哩！“史无前例”的风暴象飓风一样，无情地扫荡着一切，毁坏着一切。农民被赶去“重新安

排山河”、“学大寨”去了，地荒芜了，被誉为“赛江南”的苏北大寨县一宿迁，年口粮每人平均只有四十一斤三两，农民与牛羊争食，啃野菜，嚼草根。

一些老实巴脚的农民勒紧裤带、背井离乡了，但他们不是学生的“串联”，而是四出讨饭。可是当时某些掌权人却死要面子，讨饭可以，但不准说是宿迁人。据说有一个说漏了嘴，被“文攻武卫”押回来关了个十天半月，批斗个没完没了，罪名是“攻击农业学大寨”、“否定文化大革命”。

伯父为了度饥荒，却要杨凯羽每天学大寨回来捎点吃的。头天他挖了半筐野菜高高兴兴地回来了，满以为伯父会夸他的，谁知却莫名其妙地遭到大伯一顿揍，打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他抱头苦苦哀求道：“好伯伯，我下午多挖点、多挖点。”

“我要你跟你爸爸一样死脑筋！”又抬起鞋底劈头盖脑地打来。

“那，那你说咋办呢？”瞪着一双惊恐不定的大眼。

“我要你穷光荣，象你爷那样不偷不摸活活饿死！”

孩子的血管里本来就没有“贼”的因子，却在无数次的打骂中，手脚开始不干不净了。你能责怪他缺乏德性吗？你能把“教唆犯”的帽子戴在他那个愤懑难抑的伯父头上吗？他们是人，不能不食人间烟火！他们的灵魂是在荒唐的年代被扭曲的！

一次他掰了人家地里的玉米棒，被一位造反派捉住了，他魂都吓丢了。那家伙狠狠地拧住他的耳朵问：

“你这个小蛇神，不去学大寨，却出来做小偷！”

“哦，我肚子饿得难受。”

“什么难受？学大寨要一不怕苦。二不怕死，小懒虫懂吗？”

“饿得慌，学不动。”

“住口！没想到你这么小的年纪，却又偷又反动，真是该揍的双料货！”“啪”地一声，杨凯羽脸上烙上了五个深深的指印。

他空着双手回家，又遭伯父一顿揍。

生活逼得他开始闯南走北了。

他小小的足迹遍布苏北、皖北、鲁东的城镇和乡村，过着“吃百家饭，穿百家衣”的流浪生活。

冬天，当人家的小孩穿着棉衣、毛裤在火炉旁取暖、嗑着瓜子的时候，他却抖缩在人家的草堆、柴垛里，或栖身于牛棚猪舍，用牲畜的体温来暖和自己。有一天，他惊动了猪，猪发出了嚎叫，主人以为有小偷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、屁股露在外面的小孩，牙根冻得直打颤，听他一说，好心的主人看他怪可怜，扔了几把稻草叫他到柴屋里去睡。

夏天，当人家的孩子在妈妈大蒲扇的摇动下，吃着冷饮，甜甜睡去的时候，他却蜷缩在村头、车站，可恶的蚊子也欺穷怕富，盯得他全身是疙瘩，长满了小疮，淌着浓水。不知是穷人小孩命大，还是他的生命力特别强，他就这么没灾没病地熬了过来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他特别想妈妈。每当他看到那些和他一样大的小孩，偎依着妈妈要玩、要吃的时候，每当他看到年轻的母亲牵着她的小心肝上学的时候，他羡慕极了，甚至有点嫉妒。多少次他梦见自己的妈妈，他缠着她，抱着她的

腿，要妈妈煮鸡蛋给他吃，那是她多次答应过的事……一觉醒来却是一场梦。他多么希望这是一场不醒的梦啊！

三年的浪荡生活过去了。他尝尽了人世间的酸、甜、苦、辣，但甜味毕竟是太少了！

该回家了。他已是十七岁的小伙子了。他口袋里装了五十块钱，那是他在街头巷尾垃圾堆里拾破烂一分一分攒起来的；他扛的一裤袋麦子，是他在收割完的麦地里，一穗一穗拾来的。

回到了家里，他孑身一人，感到自己太孤单了，除了影子别无他人，那实实在在不叫什么家。他太需要家庭温暖，一位好心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名叫陈花的姑娘。姑娘看他能吃苦，同情他的身世，很快就和他对上象了。她虽然不要彩礼，但也得做两件衣服表点心意呀！他从鼠洞里取出仅有的用塑料纸包得紧紧的五十元，想到城里去找点生活做做，挣几个钱回来好办喜事。可是那年月，城里的小伙子都象赶鸭子似的上山下乡“革命”去了，哪有什么活留给他做呢？真是做大头梦！

一天，他在车站徘徊，看到售票员拿了一大叠“大团结”往箱子里一摞，拉上门就走了。杨凯羽的邪欲被触动了，象一只饿猫见到一条大鱼，眼馋馋，手心发痒，要是有了这一大笔钱，就可以修房子、娶老婆，建立起自己的家业来。

这时车站上只剩下他一个人。“多好的时机呀”！他心一发狠，从车站候车室翻过房梁进屋，一下子捞了整整一千块！一千块是五十块的二十倍，他三年拾了几大车破烂不过五十块，嘿，这一下不到半小时却捞到了一千块钱。

发了横财该高兴吧？他却整天象丢了三魂六魄似的，胆颤心惊，心老是忐忑不安地跳着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惊恐使得他的心提到喉咙管了。这也许是人做了亏心事，内心就不得安宁吧！

他偶一闭目，就感到四周都有盯着他的警惕眼睛，他害怕极了。走在路上，似乎后面有人跟；回到房里，似乎屋外有人盯；睡到床上，似乎“天窗”外的星星，都是盯着他的眼睛；见到公安局的人，简直吓得屁滚尿流。

后来听说那个替罪羊被屈打成招了，未泯灭的天良搅得他比热锅上的蚂蚁还难受，只要他一闭上眼睛，好象就看到那个被拷打得血肉模糊的人在掏他的心，耳边的风声，也变成了替罪羊的嘶叫声。他害怕黑夜，鸡叫五更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睛。醒来又是一场恶梦，脊梁骨里冷汗淋淋，他骂自己太伤德性了！人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是不得好死的！于是，他六神不安地跑到公安局坦白交待去了。

(二)

一九七二年六月的一天，一辆草绿色的囚车在洪泽湖畔颠簸，车厢里烟雾弥漫，枯燥的引擎声夹着浓浓的汽油味，空气浑浊得使人感到窒息。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一场婚姻美梦把他全毁了。

他无心观赏烟波浩瀚的洪泽湖的景色，耷拉着脑袋，想到自己要去的是一个可怕的地方。电影里旧社会监狱的片断在他脑海里演映：阴森可怕的牢房，惨无人道的刑具，凶神恶煞的狱卒……他不由得深深地抽了一口冷气。谁叫你鬼迷心窍去偷钱，要是自己压根儿没拿那个钱，怎会吃这场官司？

都怪自己心术不正，受罪活该！

“咔”的一声刹车声，车子停下了，把他从昏昏沉沉的朦胧中惊醒。不好，到了！他神经紧张地走下车，以惊愕的目光望了一下迎接他们的人。管教干部脸上和和气气，没有一点怒色，和平常的人一样，还帮他拿行李，领他走进一座整齐清洁的监舍。监舍两旁是绿荫婆娑的梧桐，正面是用红漆写的监规。花坛里各种月季花，和一些不知名的花盛开怒放。中队广场上除了绿树，还有假山、翠竹等。他象刘姥姥走进大观园，一切都感到新鲜。

房子里窗明几净，墙上刷得雪雪白，双层统铺上，被子叠得象豆腐块，要不是看到一个个佩戴符号的同犯，他还以为走进了部队的营房。

铺好了床，干部带他去理发、洗澡。一走进那热气腾腾的浴室，嘿！已经多年没洗过热水澡了，得痛痛快快地洗一阵。看到墙壁上的莲蓬头在下着大雨，这玩艺儿俺没洗过，也得尝尝新。他走过去把笼头一转，热水奔流而下，烫得他全身火辣辣的，妈的，你也欺侮俺乡下佬。

开饭了，一人碗上几块方方整整的红烧肉。抬头一望黑板上菜谱，每周两餐大荤，今天正好碰上。嗨，坐牢还交上好运气，过上神仙般的日子。他怎么也想不到在生活的底层里还有这么好的生活。这里没有在家愁喝愁穿的忧虑，他心安了。劳动他不怕，过去为糊口，什么苦都吃过，什么活都干过，而且干得十分出色，小的时候，人称他是“精灵鬼”。几年的浪荡生活，又把他身体摔打得既结实又强壮，象头小牛犊。

开始，队里安排他编席子，只见他灵巧的手指在不停地

跳动，一张四尺宽六尺长的芦席，不一会就编好了。小组十三人，过去一天只编十一张，而他一人一天就编四张半。这下陶干事心里有谱了，当晚就召开小组会，要大伙对照杨凯羽编席的情况进行讨论，定额提高到每人每天一张半。可是散会后，闲言碎语来了：

“一塘清水给乌鱼搞浑了。”

“他一逞能，不就显得我们落后吗？”

“这号人不知好歹，得教训教训！”

没想到多干活反遭罪，劳改队真怪事多。“啪”地一声，一杯水震倒在地下，映出了他一张愤怒的脸。第二天，一场恶作剧开演了：

“哎呀！我的袜子丢了。”吴犯苦着脸叫。

杨凯羽知道这袜子是人家未婚妻昨天送来的，便说：“谁拾到就还给人家。”

“这还能丢，准是那个三只手拣去了，真是贼心不死！”李犯斜着三角眼，若有所指地说。

“好！一查就叫你现原形，把贼捉出来！”李犯拍着腿说。

李犯随便翻了几个床铺，走到杨凯羽床前把席子一揭，一双崭新的袜子整齐地放在床板上。随即就大肆狂叫：

“嘿！不仅编席子手艺高，‘钳工技术’也不差，哈哈！”

“坏透了，狗改不了吃屎。”张犯瞪了他一眼说。

吴犯气急败坏地冲到杨凯羽的跟前说：“我要揪这个狼心贼！”

“对，把他捆起来！”李犯煽风点火地起哄。人们骚动。

盛怒的杨凯羽脸变了形。他纵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了，哪个绝八代的把袜子塞到他床下。

李犯把褂子一甩，袒露出长毛的胸脯和刺着黑龙的手臂，跑过去拽杨凯羽。

杨凯羽浓眉倒竖，怒不可遏，大叫一声：“你们别诬赖好人！”摔开李犯的手。

“好人？”鼻子哼了一声，“好人不到这里来！”李犯骂道。说着，就一个箭步猛扑过去，“揪他这个贼骨头！”对准杨凯羽胸脯狠狠一拳，打得他踉跄了几步才稳住了脚根。李犯又不容人喘气的朝他的小腹、软肋处打来。杨凯羽机灵地躲着，一下滑脚，被李犯一拳击中软肋，痛得眼冒金花，弯下腰去。

李犯却得意地嚎叫：“老子今天就得收拾收拾你，让你知道点李某人的厉害！”

杨凯羽一时怒火横生，每根神经绷得象上满劲的发条，瞅准对李犯一个旋风腿，如疾风扫落叶，把李犯踢得个狗抢屎，躺在地上。他爬起来，又向杨凯羽猛扑过去，杨凯羽飞起一脚不偏不倚踢到李犯的下巴，顿时满口鲜血直流，鬼叫似地喊着。

“嗖——”的一声，“集合！”中队陶干事赶来了，制止了闹事，把他们叫到中队部，要他们对照监规进行检查。后来弄清了原委，是李犯陷害报复，李犯受到了严肃处理。

这事以后，仍然有一些懒散惯了的犯人，对他横竖不顺眼，无事找事与他闹，小摩擦不断。

一天，他对一个不负责任的犯人提出了批评。谁知善意的批评却触怒了对方：“我踩了你祖宗八代，和你有什么三仇